



愛情與「Timing of Timings」

愛情要講 timing，在對的時間遇上對的人，一生無憾，但現實大多是在錯的時間遇上對的人，有緣無分。剛剛上映的《親愛的，原來是你》(Love, Rosie) 講的也是緣分這回事，一對識於微時本應相愛的男女，卻錯過彼此，虛度歲月，各自經歷情感關係、結婚離婚後再次相遇，遲來的愛情能開花結果嗎？

文：笑笑



由基斯頓迪他執導的新作《親愛的，原來是你》，改編自《留給最愛的情書》原作者 Cecelia Ahern 的另一暢銷小說《Where Rainbows End》。Ahern 說，電影裡面的角色是她個人的自我投射，寫這本小說的時候，正值22歲的她思考着自己的人生，並不斷反問自己要什麼，要如何過日子，應該走哪條路。青春歲月讓人迷惑、迷惘，但那時候的她，縱然不是十分確定自己要做什麼，卻寫下《留給最愛的情書》，功名成就，有興奮，也有不安。

《留給最愛的情書》於2004年出版，隨後十年，她出版了九本小說，累積銷量一千六百萬本，而繼《留給最愛的情書》後，又一作品影視化，證明 Ahern 的文字有其吸引力。對上一次用情書作引子，今次再向難度挑戰，男女兩人長期以短訊、電郵溝通，文字書寫當然沒有問題，但片段式的敘述則不符合電影套路，非常難改編。

最佳讀者

所幸，電影導演、監製都是 Ahern 的讀者，尤其是兩位監製，其中一位在早年見過 Ahern，另一位則一口氣買下其所有作品，一本本讀來，最後看中了《Where Rainbows End》這個故事。兩人隨後找到英國編劇 Juliette Towhidi 改編故事，Towhidi 像偵探般抽絲剝繭，放棄原著的背景設定，只保留作品的神髓。「明眼人都明白，我們無法將原著的一字一句照搬。」Towhidi 解釋，「作者在寫作時對角色注入了豐富的愛，到我手裡改編時自然得心應手，而且我很想把蘿絲和亞歷的關係變得真實。說實話，我喜歡為角色編寫對白，就連戲份不重的角色，也讓我有一種給他寫上幾句抵死對白的衝動。這樣，每場戲、甚至每句對白，就有它不可被取代的位置。」

而 Ahern 非常喜歡 Juliette 改編的劇本，她說「Towhidi 改得很棒，書裡面的幽默感在其劇本裡活靈活現。寫出這種喜劇感甚至笑點有點踩鋼線的對白，可謂費盡心思。」

完成劇本後，兩位監製找到基斯頓迪他執導，這位德國青年導演拍片很有一手，此前以拍德語作品為主，今次首次執導英語片，而他也是 Ahern 的讀

者。當他看過 Towhidi 的劇本後，大讚他風格鮮明，非常獨特，「最好的喜劇會讓人哭，最好的劇情片會讓人笑，這兩種類型常走在一起。現在，兩個最優秀的地方就在我們這個劇本裡面了，讓人笑翻的場面 and 動容的情節都有，劇本和故事的平衡很完美，問題是我如何讓喜劇感和張力充分發揮出來而已。」

選擇愛情

電影找來莉莉歌連絲 (Lily Collins) 飾演女主角蘿絲，森加芬 (Sam Claflin) 飾演男主角亞歷。兩人均是新星，莉莉歌連絲憑《守護有心人》出道，演出過《魔鏡：白雪公主決戰黑心皇后》、《魔都獵人：骸骨之城》等大片，收到《親愛的，原來是你》的劇本後，她馬上喜歡上蘿絲這個角色，直言「每個人心中大概都有個蘿絲。」至於森加芬則是電視劇演員出身，因參與的電視劇《The Pillar of the Earth》及《Any Human Heart》好評如潮，連帶片約不斷，接拍《飢餓遊戲》、《加勒比海盜：魔盜狂潮》、《白雪公主之魔幻復仇記》等電影。他形容此片的劇本非常吸引，「過去幾年，我看過不少劇本，但沒有一個如《親愛的，原來是你》般，能夠引起我的注意，我對兩個角色將經歷的一段旅程產生了共鳴感。」他說。

電影刻劃一對男女跨年代的愛情，兜兜轉轉喜劇收場，非常英式童話，對比近期上映的另一部愛情片《緣了，愛未了》的淒美結局，更為可口。兩部片都講 timing，前者因為年少青澀、不知愛情為何物而錯過了機會，後者愛得深愛得痛，現實的殘酷讓兩人不得不分開。兩者錯失重遇的立足點不一樣，愛情的命運也不太一樣。

《親愛的，原來是你》情節不算新鮮，老橋新用，最獨特的反而是其幽默的語言。猶記得蘿絲說，「選擇誰來跟你過生活，是我們一世人做過最重要的決定之一。因為，如果這個決定做錯了，人生就會變成灰色；有時候你還沒法發現這個決定是錯的，直至有天早上你醒來以後，才發覺原來光陰一去不復來……而有時候，最好的事情就近在咫尺，你卻視而不見……」

所謂愛情，其實就是一個選擇。



光影記事

文：鄺文峯

《出埃及記：神王帝國》 雙向挑戰宗教的宗教電影

2012年，劉皇發為香港求籤。籤文一句「何為邪鬼何為神，神鬼如何兩不分」，在當時濃厚的特首選戰氣氛下，令人產生無限聯想。想不到同一句話，竟然可以用來形容風馬牛不相及的《出埃及記：神王帝國》。

不管你有沒有宗教信仰，總會聽過《出埃及記》中摩西越過紅海的故事。電影《出埃及記：神王帝國》改編自聖經，乍看片名選以為電影定必大談神跡，歌頌宗教，甚至是為傳教而設的工具。然而，這套戲最強烈的訊息並非叫人投入主的懷抱，相反是它對主的質疑與批判。

電影通過描寫摩西發現自己的希伯來血統的過程，展現希伯來人所受的屈辱，控訴埃及人的殘暴，鋪排往後的報復和放逐。既然以聖經為藍本，這種忠奸分明的設置自然是不能僭越改變的格局。想不到在這個框架下，情節可以如此離(聖)經叛道。

摩西受神感召拯救希伯來人，表面上忠心耿耿，卻不下一次強調自己與神意見不合。最嚴重的，莫過於當神以「十災」懲罰埃及人時與神的爭辯。摩西認為這些災難會傷及無辜，卻被神反指是婦人之仁。這種神與差使之間的不和，隱含一種對神的挑戰意味，鮮有出現於宗教電影。加上摩西站在人道立場為人求情，變相令狼心狗肺的神成為好角，有違神愛世人的宗旨，更遑論對神歌功頌德。

另一種更大膽的解讀是，其實神根本不存在。電影以神秘小童作為神的化身，卻多次透過旁觀者的視角，暗示這小童不過是摩西的幻覺。又借埃及大臣之口，以科學解釋天災連連的成因，間接否定神蹟。縱然「長子之死」一事未能以科學解說，但從拍攝手法看來，城市被巨大陰影遮蔽，與其說是神蹟，更像外星人所為。最後跨越紅海一段，電影又以隕石撞地球、龍捲風等自然現象，解釋海水為何急退。這些枝節穿插整齣電影，無非想指出聖經中所謂的「神蹟」不過是連串巧合。

由此可見，電影提出了一個雙刀刀式的尖銳問題：假若神存在，也難以界定何謂邪鬼何謂神；假若神不存在，所謂的神蹟就只是後人將摩西的故事神話化，繼而穿鑿附會所得的結果。

縱然《出埃及記：神王帝國》在摩西的身份認同、信仰危機、感情瓜葛、恩怨情仇等情節都處理得過且過，特技畫面亦未見震撼，但這種以宗教故事挑戰宗教的膽量，至少是一種渴望突破觀眾期許的嘗試，遠比純粹讚頌神恩有意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不是 Christian 的 Christian Bale 飾演聖人摩西，也說得上是一種有趣的巧合、反諷和暗示。



新戲上場

文：笑笑

獵魔師駕到



青少年奇幻文學《獵魔師：嗜血女巫的復仇》被改編成電影《獵魔七煞》(Seventh Son)，除夕檔期上映，架空背景、獵魔傳說、神秘魔后，大玩黑暗力量與異域元素，讓人期待。

原著作者喬瑟夫·德蘭尼 (Joseph Delaney) 憑獵魔師系列風靡全球，《獵魔師：嗜血女巫的復仇》是系列的第一集，講獵魔師 Gregory 為了對付邪惡魔后，去找傳說中擁有超凡力量的「最後的第七子」，但這個第七子身上與生俱來的女巫血統卻成為障礙，又與魔后派來的女刺客墮入愛河，後續發展充滿變數。劇情高潮迭起，要熱血有熱血，要智謀有智謀，要奇情有奇情，要愛情也有愛情，集多個元素於一身，深得青少年喜愛。

獵魔師系列自2004年推出後，大受歡迎，系列至今已出到十三集，中文版亦出了三集，故事一環環繞獵魔師 Gregory 與第七子展開，他們遇上各種挑戰，要對抗女巫、擊退惡靈、深入龍潭虎穴，兩人的身世慢慢被揭開，這是後話。

惡靈、邪魔、魔力等奇幻想像，只有在特定的語境、歷史、文化中，才能衍生出來，如同中國的鬼、神、妖般，西方難以複製。喬瑟夫說過自己設計出獵魔師這號人物是因為他曾居住的小鎮中，經常流傳一些惡靈故事。小鎮的教堂有幻影怪出沒，它捉弄人，整蠱作怪，而村民為了牽制怪物，會請來牧師唸經文。他聽過各式各樣的幻影怪故事，人們遇上了一般都找牧師幫忙，但牧師其實也很害怕，不怎麼幫得上忙。這時喬瑟夫腦海閃過「屠魔者」這個角色，也就是後來的智勇雙全的獵魔師，其設定與中國的收妖道士相似。

這個故事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去神話化，獵魔師本身沒有魔法，他僅靠科學與經驗去掌握妖魔鬼怪的弱點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僅此而已。

本片由執導過《鐵木真》的俄羅斯導演沙基波杜夫 (Sergei Bodrov) 執導，演員班底強勁，演出過《鐵甲奇俠》的謝夫布烈治 (Jeff Bridges) 飾演獵魔師 Gregory、《魔幻王國：卡斯柏王子》賓班斯 (Ben Barnes) 飾演 Tom、《飢餓遊戲終極篇：自由幻夢 I》茱莉安摩亞 (Julianne Moore) 飾演邪惡魔后。電影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及卑詩省實景拍攝，崎嶇的地勢、平頂峭壁的地形、沼澤、河流、大草原、熱帶雨林等，場面恢宏，加上精彩的動作設計，絕不悶場。

獵魔師使命未達，這僅是系列第一回，相信續集陸續有來。